

曲石〇著

玉伴人生



文物出版社

玉伴人生

曲 石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伴人生 / 曲石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010 - 4886 - 1

I. ①玉… II. ①曲… III. ①古玉器—收藏—中国

②古玉器—鉴赏—中国 IV. ①G262.3 ②K87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4735 号

玉伴人生

著 者: 曲 石

封面题字: 冯其庸

责任编辑: 张晓曦

特约编辑: 何 静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0 - 4886 - 1

定 价: 58.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 非经授权, 不得复制翻印

前言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玉器一直伴随中华民族的进步而发展。她不单是物质文化的载体，更是人们精神文明的表征。我有幸选择了这一令人引以为荣的专业，更愿为弘扬中华玉文化而奉献人生。

近20年来，我先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后改任北京文博苑收藏品鉴定中心主任，一直与收藏、鉴定工作密切相关。尽管当今的民间收藏如火如荼，收无巨细，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可谓风起云涌，天价连连。可透过这表象就不难看到，它与传统收藏的本质相去甚远。

先说收藏，这本是雅事，但这雅从何而来？应是同好数人，畅所欲言，集真知灼见，以提高道德修养，谓之雅集。这里的“收”，在于藏品的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藏”则是久存传承，秘不示人。不如此，又何来家传之宝、传世之珍。以往若要观赏他人之藏，虽不用付钱，却十分不易。而当今不仅公开示人，还要花钱请专家鉴定。搞收藏以古董为大宗，它不像现代购物，有明确的产地、生产日期；而古董则没有这些，全凭个人经验、眼力去识别；既有丰厚的利益可图，又有巨大的风险损失。这正是其诱人之处。我以为，喜欢收藏的人们，应放平心态，以修身养性为出发点，多练内功，提高鉴赏能力；切不可幻想占有多少高档次的藏品为目的。除传统的收藏内容，当下还有相当多的物品，诸如伟人、名人、文人的遗物、信札、手稿等，都是不可再生的孤品，且价格适中，将来难觅。

再说鉴定，它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绝非一句真赝或写个鉴定证书那么简单。既是专家，就一定是一个领域，至少是一种门类或一项技能最擅长之人。特别是鉴定专家，肯定具备解决本专业一切疑难的能力。因为，你所承担的是对与错、真与伪，甚至生与死的责任。所以，一个真正专家的学识，绝不会仅限于某一个门类或技能。而是涉猎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比

如，一个玉器专家在鉴定某件玉器时，除玉器发展史的基本功底外，谈到玉材，就要有全面的矿业史知识；说到做工及对工艺的评述，更要明了科学技术史的发展历程；论及造型、纹饰特征，则离不开工艺美术史；推定用途，既要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物质文化的生成史，甚至兼顾民族、民俗史；确定年代真伪，除器物自身的造型风格、工艺特征、沁色及熟旧外，最重要的便是相关的考古学例证。只有这些清楚了，才不至于失误，作出令人折服的结论。

当前，在我国社会上活动着不少鉴定专家。其中，既有科研、文博单位的研究、保管人员，又有民间的收藏大家，或有经验的古玩商人，甚至拍卖公司、典当行的业务人员。俗语说，“英雄莫问出处”，我以为，不管是何出身，只要有真才实学或慧眼独具，所鉴结论能被公认，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称职的鉴定专家。特别是玉器鉴定专家，心中还要有一个“德”字。上面所言只是个人拙识，不当之处敬请见谅。

本书所辑，是愚者近 20 年来的工作笔记，内容虽显繁杂，却未离一个“玉”字。所撰虽多是常识性小文，但若掌握将会给生活带来快乐。

本书承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恩赐书名，恭申谢意。

借此机会，也向给我以帮助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尤其北京琉璃厂飞鸿堂主、古玉收藏家王树启先生，多年来不但让我揣摩了上百件秘藏古玉标本，还经常推心置腹交流鉴赏心得。书画收藏家何静女士审阅书稿，润色颇多，校看清样一丝不苟，特致敬礼！

目 录

怀念篇

我的古玉情缘	
——忆胡厚宣教授	3
猿人之父 今人楷模	
——忆贾兰坡先生几件往事	7
良师挚友史树青先生	11
深切的怀念	
——忆我与石钟健教授交往中的几个片段	15
玉振金声	
——记第一届玉委会始末	19

考古玉文化与墓葬

古老玉雕话源头	
——兴隆洼文化	25
辽西古国多石墓	
——红山文化	27
用玉王国	
——良渚文化	30
南巢古国的摇篮	
——凌家滩文化	32

昔为古国名未定	
——曾侯乙墓	35
凿山为藏楚王墓	38
僭越制玺陵中藏	
——南越王墓	41
古墓遗珍	
——江苏邗江老虎墩汉墓出土玉器介绍	44
动乱逃生理宝藏	
——何家村唐代窖藏	48
昏庸无道做皇帝	
——明定陵	51

玉石材料

中国玉材产地及性质分析	55
玉石王者称翡翠	61
古往今来话独玉	63
蓝田玉之谜	65
古名难考的绿松石	67
冰玉俱碎话水晶	69
蛇发女怪红珊瑚	71
碧玺鉴赏	73

玉文化源流

中国古代玉器简述	77
试论玉琮的起源与用途	84
玉兵时代孑遗	
——玉戈的功能	91
从工具到仪仗用器	
——玉斧的演变	94

带钩绵延五千年	97
源远流长的玉耳珰	100
璇玑之谜	104
阴阳两界的使者	
——玉蝉	107
苍龙与玉圭	111
后羿神射与扳指源流	114
玉中贵族话老虎	116
萧萧马鸣祈福祉 芸芸众生逐利忙	120
嫫祖育蚕话玉蚕	124
役牛穿鼻始于商	
——商周玉牛鉴赏	126
挖耳当招话耳勺	128
螳螂一跃出商周	130
降福攘灾玉瑞兽	132
舞女玉佩与汉宫乐舞	135
驱凶祛邪通灵玉 古今只祐善心人	138
佛国伎乐说飞天	144
龙江看春水 长白望秋山	
——春水秋山玉鉴赏	147
临书枕臂走龙蛇	
——玉臂搁	150
祈福纳祥话如意	152
俏色玉雕始何时	154
关于玉鎏金问题的讨论	156
玉德与人性	159

民间藏玉鉴赏

中国古玉收藏与辨伪	165
远古先人飞石索 养育华夏民族兴	171

剖玉磨虑 鉴识古玉	174
红山文化太阳形玉器考	176
红山文化玉人考	179
良渚文化鼓形玉珠赏识	182
古礼仪中的神品	
——薄身玉钺	184
战国伏虎玉镇考	186
楚玉精华	
——玉龙佩鉴赏	188
赤琮以照燎为光 人类向以红祈祥	190
彊伯国灭三千年 尚有徽识在民间	
——喜见民间玉双鱼	193
周人祈福祥瑞的表证	
——玉鹿	196
西周玉瑗考	198
古玦鉴考	200
汉玉掇英	
——精巧的西汉镂空玉器	203
宽衣博带残玉钩 后世把玩镶金首	206
唐代莲花玉盏	208
玉鹅赏识录	210
民间新见玉带铐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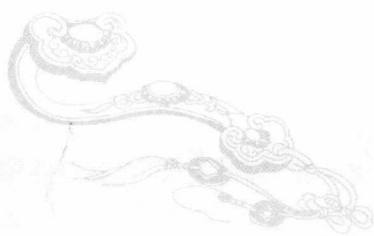
出土古玉研究

大陆新出精美古玉及反映的新问题	217
良渚文化玉冠考	223
藏海寻珍	
——99 中国民间收藏玉器展鉴识	227
奥尔梅克文化玉版文字与中国古文字比较考证	231
古玉收藏该读哪些书	236

其 他

中国古玉收藏回眸与市场后顾	243
怎样评估民间玉器	246
千年古玉器 今又成新趣	
——玉玦鉴考	248
当代假古玉：收藏装饰两相宜	250
把握假古玉的质量与价格	253
古老玉雕焕发青春	255
何必只藏老几样	258
失而复得的国宝	
——白玉蟠龙壶	260
玉龙入水影无踪	262
开创古玉图录的第一人	
——朱德润	264
官高不如学问高	
——古玉名家吴大澂	265
跋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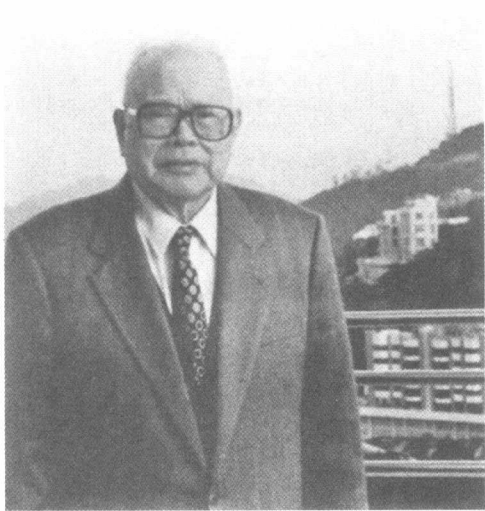
怀念篇



我的古玉情缘^{*}

——忆胡厚宣教授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尚未到而立之年，正随交通部水运研究所房仲甫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石钟健教授研习中国海外交通史。当时，交给我的课题是“古代航海的导航技术研究”。几年下来，在此方面虽有两篇习作刊发，却未能解决我国汉代之前的导航问题，以致不得不把着眼点放在搜寻更早的商周史料上。为此，当时的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陈遵妫教授给我引荐了其好友胡厚宣教授（图一）。由此，给我牵上了研究古玉之缘（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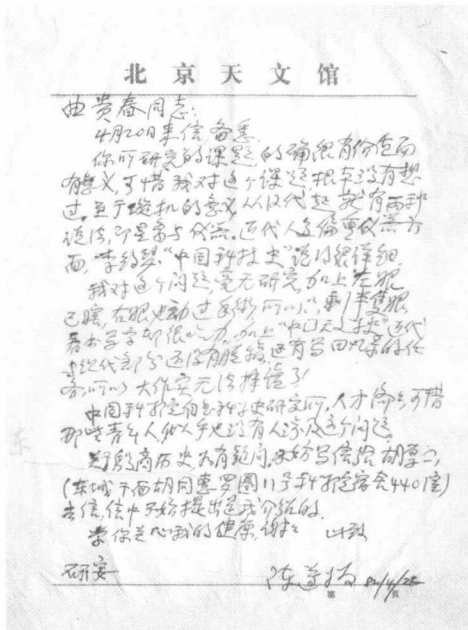


图一 胡厚宣先生（1911～1995 年）

那是 1982 年 5 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响干面胡同惠罗圈 11 号 4401 室的房门。开门的是一位 50 岁左右的妇人（胡府佣人），我说明是陈老荐来拜访胡先生者，就见室内走出一位身材魁伟，慈眉善目的古稀老者，将我让进左图右史的客房。这是我第一次面见先生，也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落座之后，先向先生表达了敬仰之情，希收为弟子；后又上述了研究中所遇困难，祈请先生赐我所整理的有关殷人天文史料。先生听后沉吟片刻，

^{*} 本文刊于《文物天地》2013 年第 9 期。



图二 陈遵妣致曲石信札

又端详一会儿才言到，“资料可提供给你，不过，不要急于写文章，要不断充实才好。航海天文的研究固然重要，终归只是科技史中一支。年轻人要从大处着眼，如中国古玉，历代皆有，至今却鲜有人作深入研究。此乃拓荒性工作，虽艰苦但翻一锄土就是一个新成果。如你有心于此，我可指导”。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好比以石量升。不过还是接受了提议，听从教诲。先生显得十分高兴，接着说道：“你即研究古玉，我再给你起个新名，玉乃石之美者，就叫曲石，字贵春吧”。我再向先生赐教研究古玉方法与内容，先生只叫我回去后，

“多读古籍文献，将其中有关玉器的名称与用途摘录在卡片上；同时，查阅有关考古发掘报告与通讯，摘录所有出土古玉，并按年代作表和分类。待完成以后，自然就有内容和课题了”。临别，先生一再叮嘱，不许在别人面前称是我的学生。从此，我便踏上了研究中国古玉的旅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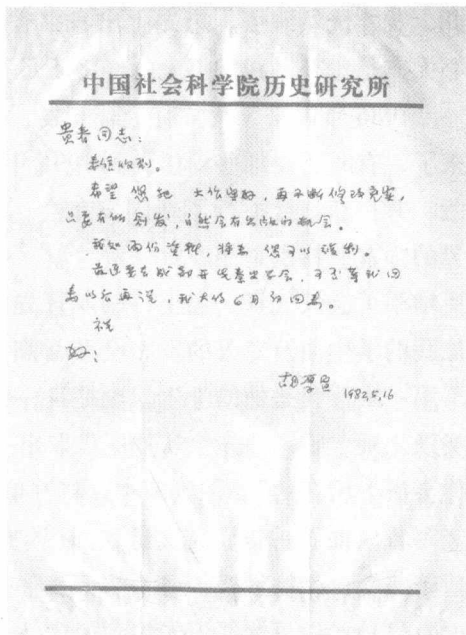
按先生提出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若想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涉及玉器与半个多世纪全国出土古玉材料摘录完成，绝非易事。我非出身书香门第，又身在工厂，不用说自家，就是单位的图书馆，也无一本我可用之书。去国家图书馆借阅，个人只有副高级职称以上者才有资格办理借书证。无奈的我只能凭工作证去现场查阅。那时，每到周日，我带上干粮、水杯，早就赶到柏林寺古籍、期刊分馆。每次最多填3张借阅单，书提出后，我要逐篇逐句阅读，凡有关玉器信息量少者，便当即作摘录，多的也就是认为值得者才拿出抽页复印。中午休息，只是在馆内接杯开水，吃下面包，下午继续查阅，直到闭馆。就这样寒来暑往，用了两年多才基本完成这项基础工作。它虽艰辛，甚至枯燥乏味，但通过它，我不仅较系统地掌握古玉的文献资料，还全面厘清了出土概况。同时，对古代玉器传承、演变过程及反映出来的精

湛文化内涵有了深刻认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平日上班，周日去图书馆，便很少登胡先生府门。好在先生允我，如有问题可随时给他打电话或通信（图三）。当时，我也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可是给先生打电话从不多想，多数选在我方便的中午或晚上。每次先生都是耐心地听，细致地讲，从未有一点怠慢之情。现在忆来，为此，不知扰了先生多少午休，断了多少伏案。特别是到了1985年，先生教我研究古玉的方法是，“纵，以各历史时期或朝代为纲；横，则以同一时代的一地、一区域乃

至全国为目”。先生认为殷商玉器的条件最为成熟，所以指导我第一篇古玉研究的论文题目即是《商代玉器》。该文经补充修改，曾三易其稿，1991年刊于《华夏考古》。

在治学方法上，先生教导我，“做学问，所用工具书、资料书不能依赖图书馆，尽可能备于案头，尤其是常用典籍”。为此，我除订阅了当时所有考古历史书刊，多数周日都去书店选购。一般骑车先到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再到王府井北大街的中华书局、五四大街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偶尔，还要去建国路的农业书店；最后赶至先生府上。每次除给我解疑难之外，总会将当时所购图书浏览一遍，时不时地告诉我该书史料价值或书中重点。几乎每次先生都会挑一本我花钱最多的书留下，不是说他本人尚缺，就是友人托其代购的。临走时先生就按书价的双倍给我钱，笑称跑腿费，叫我自己再去购买。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察觉异样，直到一次先生临时有事不在房中，我闲来无事起身随意溜达，不小心将墙角一堆物品上盖着的报纸碰掉。当我捡起再盖的时候，我无意中一看最上边的书正是两周前先生留下的，再往下翻看，全是从我购买的书中所留，早的至少有半年之久。起身环顾房中，书柜林立，至



图三 胡厚宣致曲石信札

此，我才恍然醒悟。想先生出身书香世家，治学多年，何缺此书，其良苦用心无非是想补贴我购书上的经济不足，这舐犊之爱难以忘怀。

1986年以来，我常有论著刊发，有时我尚未收到，先生的祝贺电话就打来了，有时还要加些评语。到1991年，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玉器时代》出版，并在新华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与会者有出版社、新华社的领导和文博界的师友。特别是胡厚宣、贾兰坡、史树青、宋兆麟、陈志达等诸老的亲临，更增添了会议气氛。会上，胡厚宣先生作了热情的讲话，第一句是“今天参加我的学生曲石专著的发布会非常高兴”。我随先生10年，这是在公开场合下第一次称我是他的学生，也是我一生引以为荣的。不久，先生约我到府上，畅谈之后，临别，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说，“好好保存，以后你会派上用场的”。回到家中，打开信封从中抽出两页宣纸，打开上面一横一竖写着《曲石古玉研究文选》，还钤有先生的白文印鉴。原来是先生的题签。望着签笺，此物虽轻，可它却承载着多少深情厚望。

日月如梭，从拜识先生到如今已30年有余。我从一个工人到小有成就的古玉研究者，而先生跨鹤也十有八年。每当忆起，先生的教诲仍在耳畔，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抚躬自问，有违于先生“既做穷儒，莫当富翁”之训。好在今“文选”已整理成书，不久即可出版，了却我多年的心愿。谨以此书悼念先师胡厚宣教授。

猿人之父 今人楷模

——忆贾兰坡先生几件往事

提起贾兰坡先生，不仅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他是中国的考古学家，周口店北京猿人之父。的确如此，贾兰坡先生能成为我国唯一一位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就足以证明他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与贾兰坡先生相识相交 20 余载，虽不敢高攀师生之道，但对我的提携之恩，却不敢忘怀。如今，斯人已去十有余年，可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常浮眼前，恍如昨日。尤其是这些年，我马齿徒增，却未有可称道的成果问世，令我惶恐，有负先生厚望。这里追忆几件往事，聊寄对先生的思念之情。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随水运史专家房仲甫先生研习中国海外交通史，几乎每个周日都去房先生的住所上课。房先生，山西太原人，只身在京工作，先住蓟门桥西，后又移住马甸桥东。当时，先生已是古稀之人，除课题研究工作之外，还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的副秘书长。那时的通讯、交通远不及现在方便，所以，先生工作上一些传口信或送材料等跑腿的事，大都委我代劳。正因如此，我才有幸与贾兰坡先生从相识到相交。

当时的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是周谷城先生，秘书长恰是贾兰坡先生，而学会的日常会务大都由房先生操持。所以，他们三人之间工作上往来密切。平日课后，房先生常有便条或材料让我顺道转交给贾兰坡先生。这样一来二去，便与贾老相熟起来。每次到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宿舍的贾府，贾老大都让进屋里喝茶，并聊上一会儿。当然，客套家常是没有的，聊的不是贾老的经历，就是治学之道，而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研习情况。贾老一再告诫我，做学问要博览群书，持之以恒，最忌急于求成，要厚积薄发。还笔录“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下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